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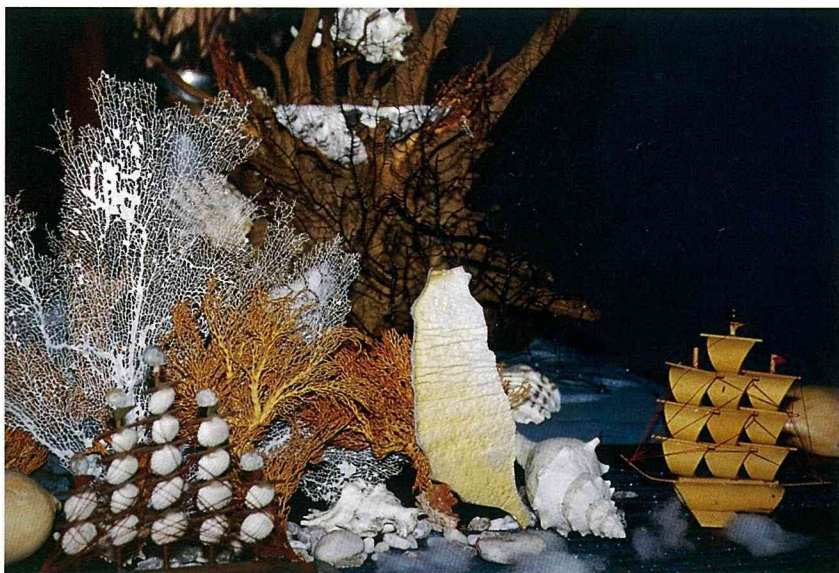


生·活·園·藝

花若開的時陣  
我就想起爸爸你  
你牽着我的手  
行佇故鄉小路

花若謝的時陣  
我嘛想爸爸你  
二二八來攸牲  
永遠看無你

風淒冷 二月天  
情綿綿 心傷悲  
親像花朵落佇你我兩人身邊  
花開花謝 擱一年  
日日夜夜思念你  
永遠永遠不啻未記 ——思念  
阮美姝作曲 李敏勇作詞



■早期的台灣，美麗的福爾摩沙。

# 「一切都是爲了爸爸！」

## 林阮美姝十四年的乾燥花因緣

**英**國詩人勃萊克說：「沙粒之中觀宇宙，野花朵裡見天堂。」而在林阮美姝女士的心目中，每一朵乾燥花，都是一個再生的，二二八受難者的靈魂。十四年的乾燥花因緣，跑遍四十餘國走尋乾燥花的素材，這份熱情與執著，直至今日，林女士才說出來，「其實，一切都是爲了爸爸！」

十年前筆者第一次採訪林女士時，只知道她是位對乾燥花有深入研究的愛好者，近些年來，卻看到她的文章、音容，陸陸續續的出現在有關追尋二二八事件真相的新聞中，初時，只是訝異於「噢！那不是林老師嗎？」慢慢的，

她那削瘦的身軀、堅毅的面容，似乎已然成爲二二八受難者遺族的代言人了。

林女士的父親—阮朝日先生，爲前台灣新生報總經理，在1947年2月林女士新婚後2個星期，穿著睡衣，在病榻中強行被帶走，自此下落不明。1970年林女士滯日專研音樂，偶而發現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記載，自此開始收集相關資料，並強烈的燃起尋找父親的慾望。今年，她終於獲知父親最後的下落，並舉辦了二二八事件文物展與乾燥花藝創作展。展後，更在我們的訪談中，道出了她與乾燥花的一段因緣。

「爸爸沒有了，我要送花給誰呢？」阮老先生失蹤後，對父親

敬愛甚深的女兒始終有著這個不爲外人了解的痛楚。直到1983年，林女士赴美國底特律繼續研習音樂的理論，在當地機場看到完完全全用黑色與白色乾燥花裝飾的廳堂，林女士說，「來來往往的人這麼多，但是我相信，沒有一個人像我的感受那麼深！」當下心中就想，如果要送給爸爸，除了黑色與白色之外，好像再沒有其他的色彩了！在底特律往波士頓的途中，不幸遭搶，身上什麼都沒有了，只好留在當地等待家裡的支援，等待期間每天逛街，看到花店裡99%以上都是乾燥花，看著看著，竟然看出了感情。回到台灣以後，想到，如果繼續教授音樂，恐怕無法專心在二二八平反工作上，於是毅然





放棄了自小修習的鋼琴，轉而投向乾燥花的世界。

這轉變，只能用「瘋狂」來形容吧！各種乾燥花的製作方法、不同植物的收集，甚至遠至印度、南非、喜馬拉亞山區、東西歐等40餘國，深入了解當地的乾燥花材，又赴日本六角山大學（神戶國家森林研究）學習素材分類……，多年來恐怕已成為國內乾燥花研究第一人了！「延續鮮花美麗短暫的生命，讓它們再一次復活，甚至永垂不朽！」這對乾燥花的期望，其實就是對父親、對二二八受難者的期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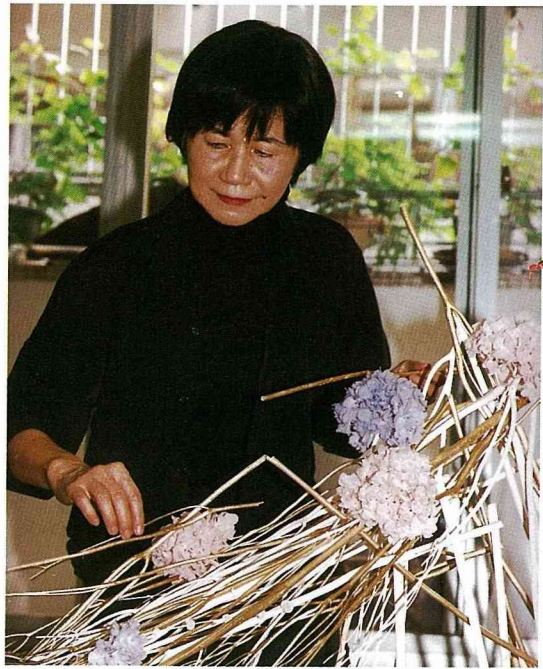
在父親和二二八受難者的靈前，林女士供奉了許多乾燥花作品，她說：「我每天唸佛，希望這些二二八受難者的靈魂可以出世做乾燥花，看看是不是可以得到平反，再次受到人們的注意。」

在林女士的乾燥花創作中，白色是受難者的痛苦，黑色是自己的痛苦。每天當她撫摸著這些

花的時候，心中就想起父親，將這些支離破碎的花枝，一一組合至最美的位置，心中的痛好似減緩了一些。

一盆10年前即已完成的，代表父親的作品中，所有素材不是漂成了白色，就是強制的噴成了不自然的白，那是多麼巨大的傷痛啊！近日，林女士在其中加入了少許淡黃色的材料，因為今年她終於等到了國家元首的「平反信」，其中「為令尊所遭受的冤屈與犧牲感到惋惜」的字句，已間接表達了執政者的歉意。

另一盆名為「自畫像」的作品，以透明玻璃花器裝滿了綠色西班牙延命菊，上頭是紫色系的玉蘭葉與其他素材，林女士在說明中寫道：「50年的煎熬，20年的奮鬥，我深愛台灣的心情毫無保留。」透明的花器是將自己赤裸裸的解剖給大家看，而原本黑



■林女士看待乾燥花有一份與眾不同的情感，沒有生命的乾燥花，在她手中竟似重新活了起來。

色的心情，已轉向平靜的紫、粉色的關懷，與綠色的和平了。

說起「花」給人的感覺一向是那麼快樂與生氣奔放啊！尤其在這春日時節。但是，在林女士的工作室中，聽她娓娓道來，卻讓我們心中有一種解不開的鬱痛，就像林女士說的吧，「乾燥花隨時可以讓人流淚！」乾燥花在台灣一直無法在花卉市場發展的原因之一，是因為氣候的因素使之容易發霉變色，而在林女士老舊的樓舍中卻始終沒有這個問題，為什麼會如此呢？林女士也不知道！是通風好呢？或者，冥冥之中真的有受安慰的靈魂在護祐著呢？

林女士的小型乾燥花教室裏，沒有一般花藝教室中一桌一地殘花殘葉的景象，因為學員們始終相約，守著每一片葉都要珍惜的約定！——是否，我們珍惜任何生命，也應如是？

■



■牆上的畫「琴聲淚痕」，是畫家江一亨先生的作品，因回美國而未完成。畫中主角18歲的阮美妹與其父母。下方以白木和繡球花完成的作品，表現二二八事件中受傷最深的女性，如何堅毅的走出悲痛，走出恐懼。



■用來自世界各國的花材，團集成圓滿的「球」，希望台灣能真正進入族群融合的時代。